

中華律藏

中華律藏 第三十一卷

歷代大藏經律部文獻・中國撰述（二十二）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菩薩戒本持犯要記

新羅國沙門 元曉 述

菩薩戒者返流歸源之大津去邪就正之要門也然邪正之相易濫罪福之性難分何則或內意實邪而外迹似正或表業同染而中心淳淨或有作業合少福而致人患或有心行順深遠而達淺近是以專破道人剋私沙門長專似迹以亡真正每剋深戒而求淺行今將遺淺事而全深去似迹而逐實爲自忽忘撮要記別幸同趣者詳而取決矣

持犯之要略有三門一輕重門二淺深門三明究竟持犯門也初門之內有其二句先則總判輕重後以別顯差別言總判者輕垢罪中細論支別頭數乃有人萬四千括舉其要別有三類或四十四如達摩戒本所說或四十八如多羅戒本所判或有二百四十六輕如別解脫戒經所立此第二中有共不共共不共相依文可解重戒之中總說有十論其類別亦有三種或有共小之重謂前四也或有不共之重謂後四也或立在家菩薩六重謂十重內在前六也此中合有

中國下古本有之字

共與不共總判輕重義類如是若明差別者今依達摩戒本辨其性相差別文言於有違犯是染非染栗中上品應當了知欲悲離所作業同而犯無犯異言有犯者謂由四因所犯諸事無違犯者謂由三緣所作諸事三緣是何謂若彼心增上狂亂若重苦受之所逼切若未曾受淨戒律儀此三無犯通一切戒別論無犯如文廣說於有犯中有其二聚重內應知栗中上品輕中當識是染非染通而論之四因中若由無知及由放逸所犯眾罪是不染汗若煩惱盛及由輕慢所犯眾罪是其染汗別論不染者亦依本文可知凡說雖然一二論者且就初戒以示其相於一讚毀有四差別若爲令彼起信心故自讚毀他是福非犯若由放逸無記心故自讚毀他是犯非染若於他人有愛悲心自讚毀他是染非重若爲貪求利養恭敬自讚毀他是重非輕第四之中有其三品成三之由亦有二途謂由事故及由纏故由纏故者若纏現行非極猛利或發慚愧是爲上品雖極猛利無慚無愧未見爲德猶在中品都無慚愧深生愛樂見是

處古本作

功德是名上品。由事故者若毀別人是爲上品。若毀一衆卽是中品。普毀衆多乃爲上品。上品之內罪非一端。隨其難別略示三雙。佛法內人多依三學起。似佛道之魔事故。猶如師子身內之虫。乃食師子餘。無能故第一雙者。依於心學有二類。虫食滅佛法一由貪故。二由慢故。由貪故者如有一類閑居靜處。離諸散亂。攝心禪門。由心澄靜。髣髴有見。或由邪神加力。令識于時。由自少聞不別邪正。又欲引致名利恭敬。隨所見識。令他聞知。耀諸世人。咸疑是聖。此由獨揚似聖之迹。普抑諸僧。爲無可歸。以破佛法。故得重罪。是謂諸僧之大賊也。由慢故者如有一類長住深山。所得心修寂靜。業魔知彼心可以動壞。發空中聲。讚其所行。其人由是起自高心。普抑諸僧。住人間者誰當稱美。你等所行此人罪過重於前者。是謂菩薩旃陀羅也。第二雙者依於戒學有二類。虫食滅佛法一坐邪戒。二坐正戒。坐邪戒者如有一類性非賢直。或承邪戒。或自邪念。不衣絲麻。不食五穀。反欲貪求利養恭敬。自揚無比。誑諸癡類。希望羣愚。咸仰已德。

普抑一切無異也。者由是內以傷眞外以亂人。傷亂之罪莫是爲先也。坐正戒者如有一類性是淺近於世大運多漫緩。時獨正其身威儀無缺。便起自高。陵他之心。慢毀乘急戒緩之衆。此人全其小善。以毀大禁。轉福爲禍。莫斯爲甚也。問邪戒之罪。應如所說。持正戒者何必是罪。所以然者如有一類內無諸縛。不觀餘人作與不作。唯察自心。獨持正戒。如是菩薩何由成犯。答若無染心不在前說。而於此人亦當分別。若由獨淨令諸世人普於諸僧。謂非福田。利養尊重。偏歸於已者。雖順聲聞自度心戒。而逆菩薩廣大心戒。如似聲聞無常等觀。雖於淺事。是無顛倒。而於法身卽是顛倒。當知此中順逆亦爾。若由獨淨令諸世間。未信者信。信者增長。普於諸僧平等供養者。非直無犯。乃生多福。然由獨淨居雜染間。以此望得不抑染衆。又欲令他生等敬心者。猶如頭戴日月而行。而欲不却其暗者矣。自非知機大聖。豈能得其然也。以是之故。古之大賢。誡其子云。慎莫爲善。其子對曰。當爲惡乎。親言善尚莫爲。況爲惡乎。第三雙者依於慧。



● 邪古本作

學亦有一輩自讚毀他一由增益二由摺減由增益者如有一類性是邪聰為勝他故廣習諸論不解諸法皆離言說執有如言自性差別為得名利作如是言我得三世諸佛意說若異此者皆是漫說此人於一讚毀具四顛倒以亂佛法故成重罪謂其妄執有所得見去佛意遠如天與地而謂我近佛意是一倒也佛意甚深絕諸戲論於一切法都無所得而引同已妄見是二倒也揚此二倒之見加於四部之上是三倒也抑諸離邊說者置其偏執之下是四倒也由損減者如有一類稟性狹劣不近善友不廣學問偏習一分甚深經論不解密意如言取義誹撥諸法依他道理起如是見作如是言三性二諦但是教門無所有中施設假名如是解者乃為真實異此說者皆是戲論由是獨恃自見不受他言設遇鈍根少聞之人墮其所破從其所言者即云此人神明正直若值聰明解文義者巧能立義不墮其破者便言脫失謂是心惑未識自解味鈍不能逐破意謂彼心不正未及我意此猶家狗逐兔望不能及便謂已超止而墮

見此損滅人略由二愚失壞佛法故成重罪一舉下為高愚二恃小誹多愚第一愚者此損滅見於諸見中最在底下亦復不如外道我見其故何耶此人眼最深藥反成重病重病之狀極似無病是故更無醫術能治此病亦如有人自覺是患猶如根本無明極闇與般若明其狀極似同無能所故俱無能所故故彼無明最難可滅此病難治當知亦爾如偈說云

為除有執故 如來說其空 若人復執空

諸佛所不化

又復此見由其解味漫起信心若依此見修心明利必撥信心墮大邪見於無數劫受無間苦是故菩薩深悲餘人有隨彼故預誡之言一切有智同梵行者不應共住一切外道所起我見雖有乖理而無是患如偈說云

寧起我見 如須彌山 不起空見

如空證許

由此二緣最在底下而其不了起增上慢如似最下沙彌謂居和上之上是謂舉下為高愚也第二愚者

起
● 起首本作

然佛道廣蕩無礙無方永無所擇而無不當故曰一切他義咸是佛義百家之說無所不是入萬法門皆可入理而彼自少聞專其決見同其見者乃為是得異其見者咸謂脫失猶如有人穿管窺天謂諸不窺其管內者皆是不見者天者矣是謂恃少排多愚也問如經言譬如貧乞兒日夜數他寶不能知說行多聞亦如是又言若有人分別姪怒癡及道是人去佛遠猶如天與地是知多聞有所得見與乞兒近去佛道遠雖曰得意而不言橫求名利其於俗人其墮偏執事在灼然今我學徒與彼一殊不啻名利翫業俗事深信佛法專求寂靜唯樂隨分修心諒行驗知所解非邪是正且復執有曰增取無曰損我所謂宗有無俱遣蕭然無據以為所觀觀狀如是何得為思答逐名利者背道而俗其為失理何足可惜堪絕世網將趣道方服藥成疾甚為可傷且覺自迷者非大迷矣知自闇者非極闇矣設使子之心行不違法相實不排撥依他道理故不執有而不墮無者予自離邊立合中道不在彼頭那忽疑是然自是於中而

非於他者還墮邊執猶非淨智如經偈云不肯受他法是名愚癡人諸有戲論者皆是大愚人若依自是見而生諸戲論設此為淨智無非淨智者設使子之見解墮惡取空排撥緣有亦撥其無最極損減而不自覺者唯子最遠於道乃還近於乞兒如乞兒云多寶者富少財者貧我無多寶亦無少財蕭然無據故我非貧今子所言與彼同焉是知無多無少者最極貧窮也撥有撥無者最極損減也然至道昏昏是非莫分心行密密得失難別唯有宿殖善根稟性質直深伏我慢近善知識者仰依聖典以為心鏡自內審觀熟微心行若能如是之人幸治惡取空病向說諸佛所不化者為欲令彼自內驚改是故還為諸佛所化以不化言使自化故問若欲於此自察心病依何等典最為明鏡答如深密經言若諸有情性非質直非質直顯雖有力能思擇廢立而復安住自見取中聽聞甚深密意之說而無力能如實解了於如是法雖生信解而於其義隨言執著謂一切法決定皆無自性決定不生不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由此因緣



於一切法獲得無見及無相見由是見故撥一切相皆爲無相。誹撥諸法三種性相何以故。由有依他起相及圓成實相故。故偏計所執相方可施設。若於二相見爲無相。彼亦誹撥偏計所執相。是故說彼誹撥三相。彼雖於法起信。解故福德增長。然於非義起執著。故退失智慧。智慧退故。退失廣大無量善法。瑜伽論云。如有一類。聞說難解空性。相應未極顯了密意。趣義甚深經典。不能如實解。所說義起不如理。虛妄分別。由不巧便。所引尋思起。如是見立。如是論一切。唯假是爲真實。若作是觀。名爲正觀。彼於虛假所依所處。實有唯事撥爲非。有是則一切虛假皆無。何當得有一切。唯假是爲真實。由此道理。彼於真實及與虛假二種俱謗。都無所有。當知是名最極無者。如是無者。一切有智同梵行者。不應共住。世尊依此密意。說言。寧如一類起我見者。不如一類惡取空者。云何名爲惡取空者。謂有沙門或婆羅門。由彼故。空亦不信。受於此而空。亦不信。受如是名爲惡取空者。何以故。由彼故。空彼實是無。於此而空。此實是有。由此道

此一作道

此一作道

理可說爲空。若說一切都無。所有何處。何者。何故名空。亦不應言。由此於此。卽說爲空。是故名爲惡取空者。乃至廣說。且止。傍論還結本宗。持犯輕重略相如前。

次第二明持犯淺深者。乘前所說讚毀之戒。以顯持犯淺深之相。如多羅戒本云。當代衆生。受加毀辱惡事。自向已好事。與他人若自讚揚。已德隱他人好事。令他受毀辱者。是爲波羅夷罪。依此文。淺深異解。何者。下士聞之。齊言取解。自毀讚他。必是福業。自讚毀他。定爲犯罪。如是一向隨言取故。將修其福。福行少而罪業多。欲捨其罪。却罪一而除福三。是謂淺識持犯過也。上士聞之。探解意趣。舉一隅便以三隅而反就一文。每用四句而判。由是審別。無所濫故。無福而遣無罪。而辨是謂深解。持犯德也。言四句而判者。或有自毀讚他是福。或自讚毀他是罪。或有自毀讚他是罪。或自毀讚他是福。或有若毀讚若讚毀或罪或福。或有非毀讚非讚毀或福或罪。第一句者。如人深惑衆生。受辱欲引他所受辱。向已推自所應受榮。與他

此意自毀讚他是福若欲自受其榮令他受辱此意
自讚毀他是罪第二句者如知時世風俗所習多憎
自讚毀他之人每敬自謙揚他之士又知毀彼彼必
皆我我若讚他他還美我由此知故巧求自高自毀
讚他是爲重罪若知他人所執非理可捨自內所解
是道應修直欲建立佛法饒益有情自讚毀他是爲
大福第三句者如有一類性多誑僞爲欲誑惑世間
諸人陵他所長覆自所短由此意故作矯亂言毀已
小長爲過讚他所短爲功揚已多短爲德抑他所長
爲失又有一類稟性質直爲欲開導世間諸人誠善
別無捨罪修福由斯志故直言無避見自惡而必皆
聞他善而卽歎覺已德而還褒知彼罪而直貶前人
毀讚揚抑直是誑詭之罪後士皆毀褒貶並爲忠直
之福也第四句者如有高士性是弘懿放神抱朴不
知端倪出福福而歸一忘彼我爲無二其神常樂遊
是處故亦不自毀讚他亦不自揚抑彼又有下愚稟
性鈍朴莫知是非難別菽麥不識善之爲善不了惡
之爲惡其意常昏忘憎愛故亦無自謙美他復無自

有錄下古本
字託後錄三

褒貶他此爲下愚渾沌之罪彼是上智純朴之福也
是謂四句以判罪福依前兩句則福業反作重惡罪
行更爲大善尋後二句則誑語與忠談無隔上智共
下愚同迹是知行者持犯之要只應微察自之得失
不可輒判他之德患持犯淺深意趣然矣
第三明究竟持犯者雖依如前所說法門能識輕重
之性兼知淺深之狀而於戒相不如實解於罪非罪
未離二邊者不能究竟持而無犯不超清淨戒波羅
蜜其故何耶然戒不自生必託衆緣故決無自相卽
緣非戒離緣無戒除卽除離不得中間如是求戒永
不是有可言自性不成就故而託衆緣亦不無戒非
如兔角無因緣故如說戒相罪相亦爾如戒罪相人
相亦然若於此中依不是有見都無者雖謂無犯而
永失戒誹撥戒之唯事相故又於此中依其不無計
是有者雖曰能持持卽是犯違逆戒之如實相故若
薩修戒則不如是雖不計有能持所持而不誹撥戒
之唯事是故終無失戒巨過雖不見無罪與非罪而
不違逆戒之實相是故永離犯戒細罪由是巧便深

●古本無清字

智方便永忘三輪不墮二邊方趣具足戒波羅蜜如經言罪非罪不可得故應具足戒波羅蜜戒本云戒光從口出有緣非無因非色非心非有非無非因果法諸佛之本原菩薩之根本此中言戒光者爲顯戒之與光無二無別明清淨雜染同一味故故緣戒光顯戒實相戒無自性必藉他緣故曰有緣有緣之言非據是有直顯不無其所從因故曰非無因非無因戒性非質礙亦非緣慮故曰非色非心雖非色心而離色心永不可得雖不可得而非無戒故曰非有非無雖非無戒而離果無因離因無果故曰非因果法戒爲因性雖不可得而諸佛果必藉戒因故言諸佛之本原也戒爲果性雖不可得而戒要藉菩提心因故言菩薩之根本也問戒相如是甚深難解解之尙難況乎修行故知如前所說行相唯是大地菩薩所修不關諸新發意所行答經中正答如汝問言菩薩從初發意已來常行無所得法因無所得法故修布施持戒乃至因無所得法故修智慧此答意者若使彼行由未曾修難可行故今不修者今不習故後亦

不修如是久久彌在其難故令從初仰習其難習行漸增轉成其易是謂新行發趣大意究竟持犯略明如是

仰依聖典了義文

粗述戒藏開要門

普爲法界燃一燈

願用傳燈周十方

四句三聚戒圓滿

六意五修爲成辦

遠離二邊滅諸罪

等食一味遊方外

持犯要記一卷終

寬元二甲辰十一月二十四日摸功畢

勸進大安寺僧信忍

菩薩戒本經箋要

慈氏菩薩說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第二譯

北天目漢益沙門智旭箋

大文爲三初歸敬述意二正列戒相三結示宗趣初及第三皆結集家所安二正列戒相出瑜伽師地論菩薩地戒品中識師于地持論已先譯竟今更譯出別行故稱第二譯也
初中四初歸憑二誠聽三喻讚四勸持初歸憑

歸命盧舍那 十方金剛佛 亦禮前論主

當覺慈氏尊

盧舍那此翻淨滿惡無不斷故淨善無不行故滿即修德究竟圓極克證本性具足三身恒居報土乃菩薩戒之大和尚也十方金剛佛者金剛道後證不壞性亦是圓滿報身與盧舍那一身一智慧力無畏亦然各徧法界無礙無雜非一非異乃菩薩戒之同壇尊證也慈氏尊者梵稱彌勒於前則

爲地論主於後則次當作佛乃菩薩戒之羯磨阿闍梨也將欲誦戒故先歸命敬禮以求加被

○二誠聽

今說三聚戒 菩薩咸共聽

只此重輕學處能斷諸惡即是攝律儀戒能成諸善即是攝善法戒能益有情即是攝衆生戒也

○三喻讚

戒如大明燈

能消長夜闇

戒如真寶鏡

照法盡無遺

戒如摩尼珠

雨物濟貧窮

大明燈者喻讚攝律儀戒能斷生死長夜一切惡業愚惑闇也真寶鏡者喻讚攝善法戒能照佛地一切功德智慧法也摩尼珠者喻讚攝衆生戒如意珠能雨一切聖財普濟九界貧窮苦也

○四勸持

離世速成佛

唯此法爲最

是故諸菩薩

應當勤護持

非離世則不能度世如岸上人方可拯溺水人也故華嚴經普賢常行亦名離世間品離世乃下化

之本懷成佛乃上求之夙願上求下化惟此三聚淨戒爲最可不精勤護持哉初歸敬述意竟

○二正列戒相二初明四重二明四十一輕

○初中三初總標二別列三結問 ○今初

諸大士此四波羅夷法是菩薩摩訶伽和合說

波羅夷此翻棄罪犯此罪者永棄佛海邊外故又

翻極惡正違勝妙善法故又翻墮罪墮在三塗受

苦故又翻重罪過惡深重不易悔除故摩得勒伽

此云智母善釋諸法和義能生智故即指瑜伽師

地論也和合說者同一住處不相乖諍乃可如法

誦戒也 問梵網具明十重此初僅列四重耶答

菩薩戒法通乎七衆若優婆塞優婆夷必已先受

五戒若沙彌沙彌尼必已先受十戒若式叉摩那

必已先受六法若比丘比丘尼必已先受具戒萬

無單受此菩薩戒之理是故通途根本四戒已於

七衆戒中明之此不重說今但申明菩薩增上戒

也又此四戒失許重受若殺盜淫妄犯者須見好

相故不與此同列又殺盜淫妄爲衆生故容

開如唐譯本廣明今此四重惟遮不開故獨列之

○二別列四第一自讚毀他戒第二慳惜財法戒

第三瞋不受悔戒第四謗亂正法戒

△第一自讚毀他戒

若菩薩爲貪利故自歎已德毀訾他人是名第一波

羅夷處法

自歎已德者揚已德以形他短毀訾他人者借人

短以顯己長人已互形欲令利養盡歸于已正違

大善提心故犯重也若貪心自讚而不毀他或恚

心毀他而不自讚自在下文輕戒中攝

△第二慳惜財法戒

若菩薩自有財物性慳惜故貧苦衆生無所依怙來

求索者不起悲心給施所求有欲聞法慳惜不說是

名第二波羅夷處法

菩薩之道當應財法二施攝取衆生自有財物明

其非乏財也貧苦衆生明其非越理妄求也有欲

聞法明其非不堪聞也慳惜不說明其非不知法

也慳惜鄙吝不起悲心正違大善提道故亦犯重

△第三瞋不受悔戒

若菩薩瞋恚出粗惡言意猶不息復以手打或加杖石殘害恐怖瞋恨增上犯者求悔不受其懺結恨不捨是名第三波羅夷處法

一念瞋心已違攝取衆生之道矣況口出惡言身行打杖手身口加惡已失慈悲心矣況拒絕而不受懺悔乎棄捨衆生故失菩薩法也

△第四謗亂正法戒

若菩薩謗菩薩藏說相似法熾然建立於相似法若心自解或從他受是名第四波羅夷處法

相似法者實非正法有似正法譬如紫之奪朱鄭聲之亂雅樂此卽名爲謗菩薩藏非必毀罵而後謂之謗也又設毀罵罪猶稍輕以不能惑亂人故說相似法其罪更重以最能疑誤人故而此熾然建立相似法者凡有二類一者若心自解謂意見穿鑿邪悟發明二者或從他受謂領納邪教堅黨邪師此二並違出世正法故犯重也二別列竟

○三結問

諸大士已說四波羅夷法若菩薩起增上煩惱犯一
一法失菩薩戒應當更受今問諸大士是中清淨不
三諸大士是中清淨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增上煩惱謂上品食或上品慳上品瞋上品邪悟

解也犯一一法謂四法中隨犯一法也失菩薩戒
謂失大菩提所感無作戒體也應當更受謂應深
革前非重複發起增上大菩提心對治增上煩惱
也于半月中設有犯者未誦戒前必應後露懺悔
既懺悔已還得清淨故至正誦戒時仍與不犯戒
者同皆默然以此默然而表清淨應恒如是持此
戒也問設先有犯忘而未懺今誦戒時方自憶知
爲卽出衆發露爲仍默然若出衆發露則不可結
云默然故若仍默然則豈不犯覆藏罪耶答律有
之矣爾時設自憶知有罪應向比座同意之人
口發露俟事畢後如法悔除設無同意人可得應
作是念待事畢已當向清淨比丘發露悔除作是
念已雖默坐聽不犯覆藏罪也初明四重竟
○二明四十一輕三初總標二別列三結問

○今初

諸大士。此菩薩衆多。突吉羅法是。菩薩摩得勒伽和合說。

突吉羅。此翻惡作。卽不淨有作罪也。言衆多者。下文雖列四十一條。而每條之中。事非一概故也。

○二別列四十一。第一不供養三寶戒。至第四十一神力不折攝戒。

△第一不供養三寶戒

若菩薩住律儀戒。於一日一夜中。若佛在世。若佛塔廟。若法。若經。卷若菩薩修多羅藏。若菩薩摩得勒伽藏。若比丘。僧若十方世界大菩薩衆。若不少多供養。乃至一禮。乃至不以一偈讚歎三寶功德。乃至不能一念淨心者。是名爲犯衆多犯。若不恭敬。若懶惰。若懈怠。犯是犯染汙起。若忘誤犯。非染汙起。不犯者。入淨心地。菩薩如得不壞淨比丘。常法供養佛法僧寶。住律儀戒。謂已受得菩薩學處。不破不捨。不狂不亂。不病壞心也。佛在世及佛塔廟者。總舉佛寶爲所供境也。法者。金口所宣經卷者。貝葉所傳菩薩

修多羅藏者。別指大乘經典。菩薩摩得勒伽藏者。別指大乘論釋。此總舉法寶爲所供境也。比丘僧者。出世儀表。住持勝福田。相十方世界大菩薩衆者。三賢十聖。影響神通。形無定準。志在菩提。此總舉僧寶爲所供境也。住戒菩薩于三寶。處每一日夜之中。必應三業供養。身業極少。亦須一禮口業極少。亦須一偈讚歎。意業極少。亦須一念淨心。若并此極少供養。亦不能修。則犯突吉羅罪。言衆多犯。卽上文所謂衆多突吉羅法也。就此衆多犯中。有二分別。一者是染汙起。或翻重垢。應向人懺。二者非染汙起。或翻輕垢。應自責心。入淨心地。菩薩者。若約通教。則是見地以上。若約別接通義。則是初歡喜地。若約實義。則是別初住圓初信斷分別惑位。齊初果。故云如得不壞淨比丘也。比丘若證初果。則于三寶及戒。得不壞淨。故名常以眞法供養三寶。菩薩入淨心地。應知亦爾。縱令身口不行禮讚。而心恒不違背佛法僧也。於佛得不壞淨。寧捨身命。終不歸于外道。天神於法得不壞淨。假使以邪法。入正法。能辨其邪。假使以正法。混入邪法。能識其正。終不依于

外道典藉於僧得不壞淨見勝義及清淨僧恭敬親近見聖羊及無斷僧憐愍攝護不生憍慢及退墮心終不依于外道邪衆於戒得不壞淨率捨身命終不毀犯所受諸佛淨戒

△第二貪財物戒

若菩薩多欲不知足貪著財物是名為犯衆多犯是犯染汙起不犯者為斷彼故起欲方便攝受對治無而性利煩惱更數數起

習所成性各有偏重如好財好色好名好食等菩薩既知生平煩惱習性何者最為猛利必當斷之為斷彼故必於佛法起善樂欲思惟種種方便攝受而對治之如多貪者修不淨觀多瞋者修慈悲觀等若已勤修對治方便而此性利煩惱更數數起則是無可奈何但當仍起勝善樂欲則不名犯戒也下文所云為斷彼故悉皆倣此

△第三不敬同法戒

若菩薩見上座有德應敬同法者憍慢瞋恨不起恭敬不讓其座問訊誚法悉不酬答是名為犯衆多犯是犯染汙起若憍惰懈怠若無記心若忘誤犯非染汙起不犯者若重病若亂心若我眠彼上作覺想而來

問訊誚法我實瞋恚不答者是名不犯若上座說法及決定論時若自說法若聽法若自決定論時若說法衆中若決定論衆中不禮不犯若護說者心若以方便令彼調伏使捨離不善修習善法若護僧制若護多人意不禮不答皆悉不犯

先受戒者名為上座具持戒者名為有德同持菩薩淨戒名為同法此等皆應敬之人也憍者恃已慢者輕他瞋恨者心懷惱恚亂心者得心亂病決定論時者評論正法律時餘並可知問第一戒中憍惰懈怠結染汙起今何結非染汙起耶答住戒而不供三寶其過則重今不敬上中下座但是別人未是僧衆故其過稍輕然設非染汙起若不責心悔除亦能障菩薩戒莫輕小罪以為無殃也

△第四不應供戒

若菩薩隨處來請若至自舍若至寺內若至餘家若施衣食種種衆具菩薩以瞋慢心不受不往是名為犯衆多犯是犯染汙起不犯者若病若無力若狂若遠處若道路恐怖難若知不受令彼調伏捨惡住善

若先受請。若修善法。不欲暫廢。爲欲得聞。未曾有法。饒益之義。及決定論。若知請者。爲欺惱。故若護多人。嫌恨心。故若護僧制。

瞋心慢心。而不受請。正違菩薩慈攝之道。故爲應。懺重垢罪也。狂即亂心等病。

△第五不受施戒

若菩薩有檀越。以金銀真珠摩尼瑠璃種種寶物。奉施菩薩。菩薩以瞋慢心。違逆不受。是名爲犯衆多犯。是犯染汙起捨衆生。故若嫌情懈怠。犯非染汙起。不犯者。若知受已。必生貪著。若知受已。施主生悔。若知受已。施主生惑。若知受已。施主貧惱。若知是物。是三寶許。若知是物。是劫盜得。若知受已。多得苦惱。所謂殺縛謫罰奪財訶責。

是三寶許。猶言已許三寶。卽是屬三寶之物也。

△第六不施法戒

若菩薩衆生。往至其所欲得聞法。若菩薩瞋恨慳嫉。不爲說法者。是名爲犯衆多犯。是犯染汙起。若嫌情懈怠。犯非染汙起。不犯者。若外道求短若重病。若狂。

若知不說。令彼調伏。若所修法未善通利。若知前人不能敬順。威儀不整。若彼鈍根聞深妙法。生怖畏心。若知聞已增長邪見。若知聞已毀訾退沒。若彼聞已向惡人說。

問此與四重戒中慳法何異。答彼約上品煩惱。故犯重。此約中下煩惱。故犯輕。又據梵網則加毀乃結重。今雖慳惜。未必加毀。故結輕也。

△第七不教悔罪戒

若菩薩於凶惡犯戒衆生。以瞋恨心。若自捨若遮他。令捨不教化者。是名爲犯衆多犯。是犯染汙起。若嫌情懈怠。若忘誤捨遮他。令犯非染汙起。何以故。菩薩於惡人所起慈悲心。深於善人不犯者。若狂若知不說。令彼調伏。如前說。若護他心。若護僧制。

慈以興樂。悲以拔苦。善人自知避苦求樂。惡人則但有苦無樂。故菩薩深起慈悲。譬如父母。雖等愛子。而于病者尤偏憐也。

△第八不同聲聞戒。此有二意。一者護衆生戒。應須同學不同。則犯二者少方便。戒不應同學同。

學則犯也

若菩薩於如來波羅提木叉中毗尼建立遮罪護衆
生故令不信者信信者增廣同聲聞學。此指菩薩比
丘既爲出家
人便應同
出家法也何以故聲聞者乃至不自度乃至不離
護他。欲令不信者信信者增廣而學。諸比丘戒何況菩
薩自他兼第一義時。豈可反不學此比丘戒耶。又復
遮罪中住少利少作少方便世尊單爲聲聞人建立
者菩薩。爲此
丘亦不同學此戒何以故聲聞自度捨他
所應住少利少作少方便非可菩薩自度度他。亦應
住少利少作少方便也。菩薩爲衆生故。從非親里
婆羅門居士所求百千衣。是爲
一及彼居
士等自恣與衣營
觀施主堪與不堪。不拘多
少堪則隨施應受。是爲
二如衣鉢亦
如是。是爲
三如衣鉢如是自乞續令非親里織師織。如亦
是爲
四是爲衆生故應畜積僑奢耶臥具坐具乃至百千
是爲
五乃至金銀百千。爲衆
生故亦應受之。是爲
六如是等住
少利少作少方便之聲聞遮罪菩薩。比不共聲學已
丘住菩薩律儀戒。應便爲諸衆生若憐恨心住少利少作
少方便者是名爲犯衆多犯是犯染汙起若顯情懈

怠住少利少作少方便犯非染汙起

此則不應同而
同爲有罪也○

據上聲與歌同恨也若作入聲
讀之則是快足之義非今文意

波羅提木叉此翻保解脫又翻別別解脫通指大
小七衆戒法而言之也毗尼此翻爲滅又翻爲律
別指比丘律藏而言之也毗尼法中有性罪有遮
罪生罪者縱使不受戒人于世法中亦自有罪如
殺生偷盜邪淫妄語兩舌惡口等是也遮罪者佛
爲出家弟子護惜譏嫌遮令莫作若違佛制則便
得罪故亦名制罪也是故菩薩比丘須同聲聞比
丘護持戒法不得媒嫁不得私作大房不得在難
處妨處作房不得汙他家行惡行不得自畜長衣
而不說淨不得離三衣宿不得使尼浣故衣不得
求益衣價不得求合價買衣不得過六反索衣不
得雜野蠶綿作臥具不得作純黑羊毛臥具不得
未滿六年更作新臥具不得坐具不帖故者不得
持羊毛遠行不得使尼染羊毛不得賣買寶物不
得販賣不得畜鉢求好不得求織好衣不得與衣
賦奪不得畜含消藥過七日不得非時求用雨衣

不得迴僧物入已。不得與婦女同室宿。不得與未受大戒人過三宿。不得與未受戒人共誦。不得向外人說他粗罪。不得向外人說所證法。不得與女人多說法。不得掘地。不得壞生草木。不得敷僧臥具。不舉不得僧房。不舉臥具不得強奪止宿處。不得牽他比丘出房。不得於重閣上坐脫脚牀。不得覆房過三重。不得自往教尼。不得教尼至暮。不得譏論教尼。不得爲尼作衣。不得與尼屏坐。不得與尼期行。不得與尼同船。不得因尼讚得食。不得與婦女同行。不得過受一食。施不得展轉食。不得別衆食。不得過二鉢受餅麩飯。不得作餘食法。不得使他犯餘食法。不得非時食。不得殘宿食。不得自取食。不得索好食。不得自與外道食。不得不囑授詣餘家。不得食家強坐及屏處坐。不得獨與女人坐。不得故使他失食。不得過受請藥。不得觀軍陣。不得飲酒。不得水中戲。不得相擊擻。不得不受諫。不得恐怖他。不得過洗浴。不得露地然火。不得戲藏他物。不得輒著淨施衣。不得衣不壞色。不得

故惱他。不得覆他粗罪。不得授未滿二十者比丘戒。不得發起諍事。不得同賊伴行。不得黨惡見人。不得畜被擯沙彌。不得拒諫離間。不得輕訶說戒。不得受戒而不知。不得違反羯磨。不得不與欲不得與欲後悔。不得輒入宮闈。不得輒捉寶物。不得非時入村。不得作高牀。不得兜羅棉貯褥。不得作骨牙骨針筒。不得過量作覆瘡衣。不得等佛衣量。不得任尼代索食。不得學家受食。不得恐處受食。不得不齊整著衣。不得反抄衣入白衣舍。乃至人持杖劍刀蓋等。不得爲說法。如此二百五十戒中。但除少利少作少方便之六戒。其餘二百四十四戒。悉皆同學若不學者。仍同比丘結罪。以是菩薩比丘不可謂是菩薩沙彌。菩薩優婆塞等故也。菩薩比丘既綱菩薩比丘尼亦然。菩薩式叉摩那亦須同學六法。菩薩沙彌亦須同學十戒也。備耆耶此翻蟲衣。卽是蠶綿。但許爲衆生畜。不許自用。大涅槃經明文。昭著大佛頂經亦有誠謹慎之慎之。又菩薩比丘雖云不同學。此少利少作少方便之